

品鉴

## 文学作品才是不朽的财富

——重读《张贤亮选集》

王国安

20世纪80年代，因为喜欢张贤亮的文学作品而买了一套《张贤亮选集》，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选集共分三卷，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经验和文学论等，其中最有价值的自然是小说。由于曾经阅读过张贤亮的一些作品，比如《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因此，选集买来后只是随便翻翻，随后就放在书房。20世纪90年代，张贤亮下海，在银川镇北堡创建西部影视城，搞文化产业，那时，他的商业知名度甚至压过了他的文学作品。从那时起，我和很多人一样开始关注张贤亮的传奇经历和创富故事。

去年9月27日，张贤亮突然因病去世，终年78岁。根据张贤亮的遗嘱，其子在他的墓碑上写了这句话：“他来了，又走了。”这是一句带有哲理的文学语言，看来张贤亮看重的还是文学，因为只有文学作品才是他不朽的真正财富。今天，当我重读《张贤亮选集》时，也有这种感悟。

张贤亮的爷爷曾是外交官，父亲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回国从商，母亲燕京大学毕业，随父亲到美国陪读。张贤亮少年有才，1957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可没想到因诗歌《大风歌》而获罪，劳改22年。1979年，张贤亮终于被平反。1980年，张贤亮到银川工作，做《朔方》杂志编辑，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作家之一。虽然后来他从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作家，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张贤亮选集》记录了张贤亮创作生活的轨迹和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道路，对于我们了解和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创作，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

1981年，张贤亮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灵与肉》，一夜成名。小说随后被导演谢晋拍成电影《牧马人》，影响全国。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文学年代，“伤痕文学”喷薄而出，成为新时期的文学现象。张贤亮的《灵与肉》有意识地把这种伤痕中能使人们振奋和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哲理性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种哲理性的思考和美的享受同样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中。1985年，张贤亮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杂志发表，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中国新时期第一部突破“性禁区”的文学作品，描写男女之间的渴望、苦闷、挣扎和快乐，但他不是自然主义的方法，而是试图采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达到“唯物论者启示录”的思想高度。“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人哪能例外？因此，“我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了！”这种哲学思考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而且伴随了张贤亮的一生。他的墓志铭不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吗？

张贤亮坐过牢，受尽磨难，但他在劳改期间一直坚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经典思想不仅影响他的信仰和精神气质，而且也被他运用到作品中，成为他哲学思考的来源。读张贤亮的文学作品，常常会看到他的哲理思考，这也许是他与同时期作家的一大区别。他的哲学语言与文学语言是辩证统一的，因为在他看来，“人是靠头脑，也就是靠思想站着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绿化树》）；“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它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古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是死亡，变成一撮尘埃。”（《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语言你能分清哪些是哲学语言，哪些是文学语言？

张贤亮是一个纯粹的人，在《张贤亮选集》的自序中，他向读者袒露真实的自己，既不自夸也不自谦，包括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 如品其人 如见其行 如赏其德

——读《文心千古 德行流芳》

沈长根

三味书屋

自古至今，国民在“忠与孝”的思维中似有两个定论：“自古忠孝难两全”、“久病床前无孝子”。而当我阅读《文心千古 德行流芳——胡再恩文稿汇编》一书时，不仅读到了胡再恩对事业的耿耿忠心，还有他对久病老母、姨母的拳拳孝心，一件件感人事例让这两个“定论”潜遁无踪。

《文心千古 德行流芳》为胡再恩生前文稿选编而成，由“世象撷议”、“业务调研”、“时事通讯”、“生活花絮”和“附录——亲友怀念”五部分组成。

1965年秋，胡再恩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先任宁波师范语文教师，后任教育局副局长，宁波日报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民族华侨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机关党组成员，是宁波市九、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这些文稿生动地反映了曾为“人民教师、新闻工作者、人大代表”的胡再恩对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而他对于老母亲和姨母的孝心则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世象撷议”、“时事通讯”是胡再恩在报社、人大任职期间撰写的文稿。近百篇短小精悍的言论反映了老胡以“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之志，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文笔纵横社会方方面面，有力地抨击了腐败现象和社会不正之风，以期净化人们的心灵和社会风气。如《解读“前腐后继现象”》、《退位何其难》、《“老赖”新克星》等文，就是此类作品。他的言论如此，那么他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书中有一文描述了胡再恩出差的情形：“外出开会，沿途顺访城市都会接待。可是，老胡只要是一人出差，就不要接待，也不去所到城市人大，总是轻装简从，自己找住宿，自己买菜，他不喝酒，外边随便吃点什么，填饱腹中饥肠，安然自得。”在人大机关作廉洁自律报告时，老胡把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工资福利、家庭财产、股票利息收入等，如同竹筒倒豆子说得一清二楚。在报社，党务、编务繁忙，但他仍深入基层采写新闻、通讯、言论，为此，他常常伏案笔耕至深夜。

“业务调研”大多是在人大工作期间以及退休后在海曙区史志办编纂《宁波市海曙区志》时撰写的文章。其中两篇值得一提，一篇是《关于编写“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的思想和编写原则》。他在文中提出：宁波人

大志拟综合运用序、述、记、传、录、图、表等表现手法。在谋篇布局上，宜以序开篇，带起全书；以述（总述）总揽，展现全貌；以记（大事记）为经，纵贯今昔；以志（正文）为纬，横陈门类（部门）；以人（人物）名录为翼，藉人明今；以录（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法规）殿后，辑存资料等处理原则。此文无疑对编写宁波人大志起了指导作用。《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洋洋180万字堪称鸿篇巨著，在全国也首屈一指。另一篇是《区志姓“区”》。作为海曙区志的主编，他从海曙实际出发，撰写了《区志姓“区”》、《志稿总纂得失谈》等多篇论文，被收录到地方志学术期刊中，成为编纂区志的指导性文章。2012年开春后，老胡身体严重不适，但依旧照常工作。当体检查出肝癌后，在病床上，老胡坚持纂辑稿子，区志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牵挂。难怪《海曙区志》终审专家——省志办主任潘捷军，在终审意见中提到“《宁波市海曙区志》的编修为全国区志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一部区县志能有厚厚三册（250万字），特别又面临新建行政区基本无原始档案基础，又要处理好越境不书等复杂关系，显然是高标准甚至超标准、严要求自加压力的结果。没有真正的感情和忘我奉献精神，仅凭个人观点和应付态度肯定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惊悉胡再恩先生已不在世，悲痛惋惜……”

在“附录”中，亲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先生的人品太好了！”特别是他对长辈的孝心可谓“如可赎分，人百其身”。老胡退休时，把86岁母亲和80岁姨母接到家里奉养。他和夫人王勤为两位长辈喂饭洗澡、请医服药，手指抠通大便，日夜24小时轮流服侍，历时3000多个日日夜夜。难怪姨母逢人便说“我虽无亲生儿子，但再恩比亲生儿子还好万倍！”再恩的母亲和姨母于2012年1月、4月相继逝世，各享天年95岁、89岁。同年12月，71岁的再恩竟随二老同去，没有享过一天安逸的退休生活。

有道是：文如其人。“师表民声胡代表，忠孝两全一再恩”。读《文心千古 德行流芳》，如品其人，如见其行，如赏其德也；《文心千古 德行流芳》一书，是“忠孝两全”的礼赞，是“传家之宝，社会之宝”也。愿德行天下，孝传万家。

##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寻路历程

——读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

崔海波



《寻路中国》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作品，因为常驻中国，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何伟。彼得·海斯勒于20世纪90年代末来到中国，曾经在内地地区的一所师范学院当过两年外教，之后他前往北京，为《纽约客》、《华尔街日报》等报刊撰写新闻稿。《寻路中国》的副标题是《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全书由城墙、村庄、工厂三个看似互不关联的部分组成。该书曾荣获2010年度《纽约时报》好书奖，它的中文版曾荣获深圳读书月“2011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

“城墙”部分叙述的是作者的一段自驾游。2001年，彼得·海斯勒在北京租了一辆车，沿着长城从东往西走，边走边看，晚上自己搭帐篷露宿在荒山野岭或者沙漠里。许多我们经历过并习以为常的事情，经过这位外国作家的观察，并幽默地诉诸文字，读来常常令人感到汗颜。比如各地城镇道路拥堵，驾驶员们想办法违规超车，作者叙述道：“只要能快上几秒钟，司机们也会把人行道当作超车道”。在书中，他采用白描的手法叙述完混乱的道路交通现状之后，摘抄了一道中国驾驶员在驾照考试时做过的试题。试题人人都会做，但理论和实践总是严重脱节。

在西北农村，农民们把大豆高粱等荚壳类农产品晒在马路中央，彼得·海斯勒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停下车来，不知所措，他小心地向农民：能不能开过去？农民大声回答说：去！去！原来农民就是要过往的汽车碾上去为

他们免费脱粒。明白了农民的意图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不再减速，而是直接碾压上去，并诙谐地说自己是在为秋收做铺垫。彼得·海斯勒同时也提出疑问：把马路当食材的晒场，这是违反交通法规和食品安全法的，怎么没有人来管一管？

从小到大，一提起长城，我们想到的是“雄伟壮观”、“抵御侵略”、“世界七大奇迹”等描述，从来没有换一个视角去琢磨它。彼得·海斯勒沿着长城行进，看到一段段断垣残壁，思考着它辉煌背后的代价。在他看来，长城沿线自然环境恶劣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建造长城造成的。他说，烧制城墙上的每一块砖头，先要就地取泥，然后砍伐大量木材当燃料，那么多民工烧饭做菜也需要燃料，森林资源就是这么被破坏的，建造长城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荒漠化。读完这些章节，我不得不佩服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力。

《寻路中国》第二部分是“村庄”，作者到北京怀柔地区一个名叫三岔的小村子里租了间农舍用于周末写作，因此与村里的农民交了朋友。在和农民们同桌吃饭、开车送农民孩子进学看病、旁观村委会选举、陪同村民进城购买二手车等一系列日常的贴身采访交流中，他采集到许多活色生香的细节：农民们习惯用牙齿而不是用开瓶器开啤酒；当医生告诉某个农民的孩子身体缺水的时候，这个农民首先想到的不是每天让孩子多喝水，而是请人给孩子改名，取一个带水的名子……作者真实地记录了偏僻的三岔村在短短几年里从封闭贫穷到富裕小康的剧变，以及剧变中的阵痛和矛盾。

《寻路中国》第三部分是“工厂”。彼得·海斯勒在浙江丽水温州一带考察旅游，也采访政府官员，但是写进书里的官员言行不多，他把更多的笔墨留给那些打工者和小业主：未成年女孩拿着姐姐的身份证去应聘，软磨硬泡要求企业录用她；农民工凭记忆装配出一台机器；企业主在生产不景气的时候留住工人故意拖欠工资等。很多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却被我们忽略了的生活细节被作者发现并记录下来。

彼得·海斯勒把《寻路中国》以及他的其他几本中国题材的书定位为非虚构文学作品，确实，《寻路中国》像是一部纪录片，原汁原味、客观真实地讲述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者对底层小人物的了解甚至超过很多中国作家。

荐书

## 《草草集》



作者	陈丹青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4年1月

陈丹青的犀利闻名已久，读他整理的《文学回忆录》时简单了解过他。看到他放在《草草集》中的那张经典个人照，即刻就找到了感觉：是了，他就应该有这样的面孔，应该有这样的眼神——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尖锐刻薄的思维？

《草草集》是继《荒废集》之后陈丹青的首部散文集，依旧犀利、坦率、畅快，除散见各处的杂文、随笔外，本书后半部分特别收录了陈丹青为师尊木心所写的4万字悼亡文，真挚、动人。《草草集》话题比较芜杂，分别论及绘画、人物、摄影等。作为一位颇具实力又极具争议的画家，他写艺术那是理所应当且得心应手，但写着写着，文字还是会无可避免地流露出尖锐的那一面。他在《机会与困境》一文中解读了毕加索，这是2011年底应上海“毕加索中国大展”邀请所做的演讲稿。读着文章最后几句，我又联想到了他的眼神：“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像乡下人那样，顶顶质朴的状态，面对艺术。有时我看到不懂的作品，会非常欢喜……说实话，我不但不懂毕加索，不懂董其昌，而且越来越不懂中国……谁敢说，我住在中国，就一定懂得了中国吗？”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陈丹青则将他的柔情展露无遗。木心与陈丹青，一对师生，能够在人世结成这样的情谊，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以陈丹青的个性，能有这样的情谊积淀，非木心不能也。“我还会再遇到一个木心吗？”陈丹青曾经慨叹，“珍贵的关系，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所以有了《文学回忆录》，才有了《草草集》。（推荐书友：沈春儿）

## 《万物皆有欢喜处》



作者	祝小兔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4年12月

本书是继《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后，文艺女神祝小兔推出的全新散文集，记录生活中那些平凡而富有诗意的手艺人，用心体味一份纯真。

书中，祝小兔记录的40位手艺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安然处世，悠然自得，呈现出温柔安静、富有禅意的气息。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对待手工艺活，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求。这些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计算标准去衡量的。任何时候，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手艺是润物细无声的东西，是承载情感的无形之手。

“在手艺里，人生都很慢，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一生只爱一个人。”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时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终将散去，心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在找寻的自己：无所谓结果是否成功，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其他的，就留给时间去说吧。

这是一本“慢调”的好书，全书近30幅彩色插图，均为实物拍摄，完美呈现了金漆、打铁、制香、活字等手工艺的灵性生命力，让人回忆起那些久远的诗意的生活。这样的物，凝固的是某些更严肃的东西，譬如心思、情感、时间。（推荐书友：励开刚）

## 《唐朝穿越指南》



作者	森林鹿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日期	2014年9月

《唐朝穿越指南》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所谓的“实用”，并不指我们这些现代读者真可通时隧回到那个封建盛世，并照此书的指导来生活作息，而是读者能切实通过这本假借“穿越”之名说唐代的文本，感同身受置身于大唐治下的各种真实生活场景。

来到大唐，首先要解决的自然语言问题。也许你汉语、英语皆说得滴溜爽脆，可你不懂唐代的中古音韵还是抓瞎。若是遇上一个当官的，你开口称一声“大人”，这明显就是古装剧看多了，其实在唐代，对为官者的称呼一般是对方的姓加上官爵，或是姓加上一个“公”字。

唐代的饮食也是一个知识点。漏洞百出的唐代背景电视剧里往往是某人一进酒店，就把一锭银子拍桌上，张口即要两斤牛肉，事实上，唐代很少有人吃牛肉。根据《唐律》规定：“自主杀牛马者，徒一年”。不过没牛肉吃，可以吃羊肉和鸡肉，还有鱼虾蔬菜等。当然，像西红柿炒鸡蛋和醋溜土豆丝这样的家常小菜当时也吃不到——西红柿和土豆要到明朝才由美洲传进来呢！

要说唐朝有什么全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大概就属骑马射箭、打球及跳舞了，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说有一定难度。不过不会不要紧，起码我们应该认识。就说舞蹈吧，一对美人梳着仙髻，穿着翠衣，佩着璎珞，斜曳裙裾，翩翩起舞。问你这跳的是什么？这是大唐正宗的“羽衣霓裳舞”。在唐代的大型宴会上，不管老少，兴之所至，还会彼此手挽手，有节奏地在地上踩踏，这是当时流行的群体舞中的一种。作者友情提示了一首李白的《赠汪伦》，诗中有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对，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唐朝“踏歌”了。

《唐朝穿越指南》虽说不上面面俱到，却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很多关系民生的细节呈现了出来，非常适合非历史专业的读者闲来品评。（推荐书友：傅晓慧）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书人书事

## 时人皆爱宋版书

章亚芬

收藏界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其实，宋版书并非到了现代才具有如此的魅力和价值，早在明清时期，知识阶层就已对宋版书青眼有加。因为自北宋庆历年间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后，宋代图书印刷业渐渐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该时期出版的书籍不仅内容广泛，种类齐全（包括经、史、子、集），而且图书本身在校对、书写、印刷、雕刻、用纸、用墨等各工序上也相当精细、讲究。宋版书的雕刻风格更是活泼多样，不显呆板，富有美学韵味。于是，这样的文化物件便顺理成章地被历代藏家奉为了珍品。可惜宋代之后，经过诸多战乱，到了明清，品相良好的宋版书已非常罕见，它的价值更是水涨船高。不过，即便如此，也依然有不少慧眼识珠的藏书家对它趋之若鹜，并流传下了一段段堪称我国图书收藏史上佳话的真实故事。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也是藏书大家的王世贞非常钟爱宋版书。有一次他遇到有人卖宋版的《两汉书》，这套书籍雕版精美，装帧讲究，王世贞一看就喜上心头，意欲购下。然而此书要价甚高，当时王世贞的手头并没有那么多钱，但他又担心自己若不及早购得，便给旁的识货之人捷足先登了。最后，这位大手笔的学问家将自己名下的一大座庄园作为了抵偿此书的代价。无独有偶，明末藏书大家兼出版家毛晋也是爱书的奇人一个，但这位先生并不出门求访宋版书，而是在自家门口皇之地贴了张告示：愿以每页200文的价格求购宋版书。如此一来，上门售书者络绎不绝。

爱书、藏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风雅的好事，而这世上的读书种子也多是爱书之人。可有的时候聚书甚多的收藏家要是一不小心，也容易酿成文化灾难。明末的一代文宗钱谦益老先生，同样是个宋版书的痴心拥趸，自从王世贞死后，那套著名的宋版《两汉书》便流落民间，钱谦益寻访多年后，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还真找着了。他如见至宝，立刻拿出120两金子买回家中。然而钱谦益晚年时看家中的藏书实在太多，便做了一下整理，一共理出了70多个柜子的古书。遗憾的是此是后不久钱宅失火，大部分藏书被烧毁。钱谦益自然是痛心疾首，甚至我们后人在今天听闻此事，也深觉这场火灾往大里说，不啻是一场文化之殇。

另一位宋版书的爱好者，叫黄丕烈。别人藏书，但凡是个古书的珍本、善本，都愿收入囊中，而黄丕烈则“非宋版书不藏”。有一次他家失火，财产毁损殆尽。可巧此时有人拿了本宋版《北山小集》来卖，要价为一两金子。黄丕烈打算买下。谁知卖书人很不厚道，看见买家那么喜欢此书，也不管买家家中刚遭回禄之灾，竟就地涨价，书价直接翻了一番。换成别人一定就此气愤而去，但爱书心切的黄丕烈并无二话，照样买下了《北山小集》。

到了近代，有一位叫傅增湘的藏书家，他所藏的众多古书中有一本《洪范政鉴》。这本书大有来历，乃是南宋淳熙十三年（1174年）的宫廷藏本，也是南宋内府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完整的写本书。其书法，笔致清劲，具有浓郁的唐人撰经之风格。书本身也精美异常，桑皮玉版，玉楮朱栏，里面还有内府收藏的玺印。明末清初以前，此书一直在深宫人未知。直到1928年，有个书商出书求书，傅增湘闻讯，赶紧去买。可想而知，如此好书，自然是开出了令人咋舌的高价。不过，有时候，金钱还真是难不倒爱书之人。傅增湘将家中收藏多年的日本、朝鲜古刻本卖掉，换来钱财，终于买回了这奇珍异宝般的《洪范政鉴》。后来，他将此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爱书人尽心竭力收藏古书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对于宋版书的重视，与其说是看中了宋代图书实体的不菲价值，不如说是对于书籍这一文化载体的传承功能有着无比的敬畏和尊崇。所以在他们看来，“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真正的好书则是无数前辈学人的心血凝结，是世间最为难得的至宝！